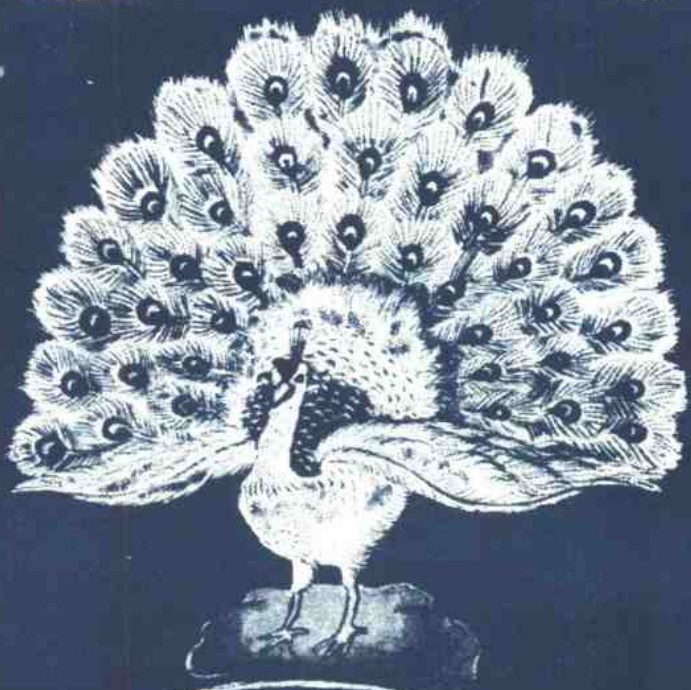


繡像小說



第六拾壹期

K18C72/0207

繡像小說第六十一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菴

第五回 繡像

名士居喪千里來弔

賢妻苦諫片語刺心

活地獄

南亭亭長

第三十四回 繡像

少年賭錢深入圈套

無賴服毒大起波瀾

學究新談

吳蒙

第十二回 繡像

朱監督引用私人

胡教員資緣高就

市聲

姬文

第十二回 繡像

改廠房井上結知交

辭茶棧伯廉訪舊友

月球殖民地小說

荒江釣叟

第三十四回 繡像

劫李公奸人焚學校

戮陶黨烈士殉津沽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第二十三回

飛島天旋參帝釋

上方地仄走梁清

第二十四回

歸復出反噬陷狼羣

死致生孤踪依馬主

新譯三疑案

名士居喪千里來弔

駕返

馬

性界進化史 第五回

結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賢妻若諫片語刺心



第五回

名士居喪千里來弔

賢妻苦諫片語刺心

惺菴

却說莊來生聽了閔旅民的話。贊道。這論通極。我也有環游地球的意思。只是老母在堂。不忍遠離。將來總要達到這箇目的。去邦更自願意去國遠游。子富道。好好的中國。你們大家去了。那箇來盡義務。改良社會呢。去邦道。我們雖有盡義務的念頭。但是資本不足。沒法兒下手。在種族上算計。不如殖民異方。擴張勢力爲妙。旅民甚以爲然。大家飯罷各散。來生搬至去邦公館裏住下。就在外面打聽印書機器價值。倒不甚昂貴。訪找印工。却沒人肯去。來生來問去邦。去邦道。現在風氣開通。書店開得甚多。還有些私家著述的稿子。時時出印。因此刷印工人。不愁沒事做。甚至忙不過來。他們不肯掉下了現的。去博賒的。這是人情。來生沒法。只得把那一萬銀子。仍舊匯還了嚴丹陵。詳細寫了一封信去說。自己有出洋的意思。還沒定見。再說閔旅民在上海逛了幾天。既然所志難成。只得仍回美洲。辭別了來生。又合他堅訂環遊的約始去。獨有吳子富經營學堂。甚是出力。不到幾天。便覓到了一所房子。來請來生去做總教員。特地訪到

去邦公館裏。去邦接見道。來生已到杭州去了。等他回來再講罷。原來來生送別了閔旅民。便搭船前往杭州。進了城門。找箇客店住下。正想遊那三竺六橋之勝。忽然路上遇着了一位同鄉沈子明。子明見他。開口便道。莊先生。你原來在這裏。老太太有病。你知道麼。來生大驚道。怎樣了。子明道。我是今天纔到這裏。大約老太太的病。是不甚利害。現在請了一箇醫生醫治。很盼望你回去。我趕到上海。聽說你到這裏來了。我又趕到這裏。可巧今天在這裏碰着。真巧極了。來生慌慌張張的作揖道謝。連忙回到寓處收拾行李。店裏的夥計暗笑道。這位先生。今兒纔來。飯也不喫。一徑出門去要兒。如今又趕回來收拾行李。這是那一出戲。一面替他卷鋪蓋。一面忍不住問道。先生爲什麼纔到又要走呢。來生道。我接着家信。老太太病了。只得趕緊回去。那夥計道。苦腦子。苦腦子。來生不懂。原來這是一句杭州的俗話。來生當晚趁船回到上海。可巧有船開往煙臺。卽日上船。也沒工夫去訪去邦。不消幾日。已到登州。到家只聞得一股藥氣。他妻子侍立在他母親的牀邊。他母親是睡着了。來生放輕脚步。他妻子只是搖手。不多一會。他母親咯的一聲。醒了過來。吐了一口痰。張眼看見來生道。我兒。我同你幾乎不能見面。說罷。喘箇不止。餘下的話。就不能說了。次日。看看不起。來生只得料理後事。延至

第三日就死了。來生哀毀盡禮。在家守起制來。訃函寄到各處。那莊來生的名望是很大的。各省督撫司道。都有奠分寄來。來生雖說不受分子。但是不便璧還。只得揀那祭幛輓聯收些。銀子都寄還了。朋友師生裏面。遠道而來弔的。也甚多。嚴丹陵馮幼安都來了。正待發喪。忽然又有一班西裝的人來弔。來生在孝幔裏看見。是管和甫巫仲熙駱璞如王葆臣臯子虛顧秋軒一班人。忖道。這是煙臺相會的六箇人。爲甚麼到登州來。幼安是認得他們的。接見之下。談起別後的事。只聽得仲熙道。我們從前。本打算做幾樁驚天動地的事。自從那天合莊先生見面後。聽了他的一番議論。我們也後悔起來。纔知強種族不在乎亂鬧。要實實在在的盡義務的。後來又聽人傳說。莊先生在上海演說。要興工業。我們欽佩得很。可惜不會在會。特地趕到這裏。要合莊先生談談。請教他興工業的辦法。誰知莊先生遭了大故。故來弔唁的。幼安道。諸位仁兄既來。不妨寬住幾天。仲熙道。正是。我們原要等莊先生辦過大事。再行請教。當下來生治過了喪。各人送葬已畢。幼安丹陵辭別欲去。來生留住道。我有許多事。要合二位商議。可否寬住幾日。幼安丹陵只得住下。來生哀情畧減。這纔請了幼安丹陵合巫仲熙等六人會面。他自己先敘說道。我在上海會着的閩旅民。那是當今豪傑。志願不凡。我合他有環

遊歐美的約。不料竟遭大故。如今既沒得上輩侍奉。服闋之後。可以任意出洋。但只是第一件。我妻子須託一位朋友照顧。還是託了幼安同學罷。幼安慨然答應。丹陵道。第二件呢。來生道。第二件便是沒有遊費。這須丹陵大哥力任的了。丹陵道。這在我身上。替你籌幾萬銀子便了。來生道謝。又對仲熙等六人道。六位是從東洋回來的。料想志在遠行。我們結箇同伴如何。六人齊聲道好。當下定議。仲熙問道。莊先生幾時起身。來生道。我是要三年服滿。再定行期。只爲我們別去容易。聚會甚難。趁此大家聚在一起。預先約定的好。仲熙怫然道。先生事事維新。爲何守制的事。這般老舊。這不是坐失機會嗎。來生道。父母的愛情。中外一般。沒什麼新舊的。況且我既遠行。知道何年何日回家。遽別了父母的邱墓。也還不忍。我這名爲守制自由。諸兄不得禁阻的。仲熙諸人聽他說到這話。只索罷休。一齊說道。先生既然要待三年之後。我們在那裏聚會同行呢。來生道。奉屈在這敝處敦復學堂教育三年。這是我輩應盡的義務。諸兄肯不肯。六人應允。幼安大喜道。兄弟正想合六位多聚些時。如今能在這裏甚好。千萬到煙臺去。就下榻弟處。多住些時再來。六人謙謝。幼安是留客甚殷。只得允了。來生便作函。通知了沈季和。原來季和開的學堂。已經有箇高等的程度。正要請人教他們西文。合各種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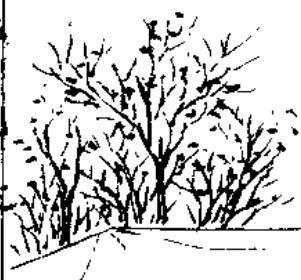
學。接信一看。乃是來生薦人。那有不願請的。連忙來見了來生。議定薪水。便到客寓拜見了六人。仲熙允過暑假後到館。住了幾日。幼安欲回。丹陵是已經回濟南去了。幼安辭別來生。同仲熙等六人到煙臺去。來生守制沒事。就有山東巡撫邀他去辦交涉。來生寫信去辭了。他這時長日無聊。想起在家不能奉母。千萬不該。到那上海一踰。不覺淒然淚下。鄉裏人來說墳上的樹。被人斬伐了幾株。來生要親自去看。剛剛出門。迎面忽然來了一箇人。騎着一匹快馬。飛奔而到。到得街口。把韁繩一拎。那馬就住了。那人跳下馬來。沿路打聽道。這裏有一位莊大人。住在那裏。來生只得停住了脚步。那人趕到來生門前。把門狀一看。就請了一箇安。身邊拿出一封書呈上道。這裏既是莊公館。尊駕莫非便是莊大人麼。來生把信看時。乃是直隸總督委他的。來生拆信閱竟。說道。我知道了。你且找箇客店住下。待我寫給你回信便了。那人道。我們大人盼莊大人快去。就請收拾行李罷。來生道。我是不能去的。你請住下再說。那人滿臉懊喪。牽着馬自去。鄉裏人向來生道。他是那裏來的。來生道。他是直隸總督差來請我去的。鄉裏人嚇得打了一箇寒噤。一路低着頭。領來生到得墳上。來生一看。果然新種的松楸。砍去了十來株。那鄉裏人請來生到寺裏去坐。說道。莊先生墳上的樹。在我們身上。叫他們攤

賠便了。來生道。不必。我在這裏坐等。你替我找那砍樹的人來。我責罰他幾句。戒他下次不可再砍就是了。那鄉裏人飛奔去了。到得砍樹的幾箇人家門口。嚷道。我原說莊府墳上的樹。是砍不得的。你們不信。如今他老人家自己下鄉來了。要責罰你們哩。只怕賠了樹。還有別的罪呢。快去罷。誰知那衆砍樹的人家。却是鄉裏著名的霸戶。倔強非凡。聽了這人的話。怒道。誰敢責罰我。砍便砍了。我們靠山喫山。靠水喫水。誰叫他祖宗葬在這裏。那鄉裏人着急道。快休如此。莊家是有名的紳戶。今天我還見直隸總督來請他去哩。大約皇帝都會過面的。你們要合他爲難。只怕雞蛋碰不過石頭。勸你們打退了這箇念頭。好好的跟我去賠箇罪罷。衆砍樹的人家。聽了這話。也是喫驚。沒人敢去。只兩箇硬頭皮的人。挺身而出。說道。直隸總督算什麼。他又管不到我們山東。莊家墳墓。既在這裏。也不敢得罪我們。去便去。有甚麼大不了的事。那鄉裏人大喜。領着二人走到莊來生的面前。來生道。我祖墳在這裏。原指望大家照應些。如今松楸種了。還不到三箇月。已經砍去了好些。將來只怕連我們的墳墓。都保不住了。這還了得。我要去告官。又可憐你們是一班鄉愚。要不告呢。後患無窮。我也沒法。只得要去告的。硬漢見他氣派不凡。只怕果然有些來歷。而且說的話。又有情理。本是自己理屈。只得上

前賠罪道。我們鄉裏人苦。沒有柴燒。因此斗膽砍下幾枝來。是有的。你老要肯捐出幾文錢。做了禁草的使費。自然下次不來砍了。來生聽了。便說道。我便捐幾文禁草錢。也不妨事。只是以後不可再來糟蹋纔好。二人答應了去。來生方纔回家。那箇通信的人。又來討賞。來生給他一兩銀子。歡喜道謝而去。來生後來果然拿出五十兩銀子。散給鄉裏。做了禁草的錢。果然樹木保得穩了。這是後話不提。且說當時來生回到城中。寫好回信。給直隸來的差官。了却那椿事兒。真是光陰易過。看看除孝在卽。來生合他夫人商議道。我這出洋的志願。蓄了十來年。只爲母親在堂。不忍別去。這時孝服已滿。就想出去。你們母子。我已託馮伯伯照應。你只守定了家庭教育的宗旨。盼望二子成立罷了。來生娘子哭道。好好的要出什麼洋。婆婆病了。你又不在家。害得我沒了主意。好容易訪請到一位醫生。沒醫得好。我侍候湯藥。徹夜不合眼。盼望得你回家。婆婆已是。不興的了。你有了母親。不能奉養。只知道在外閒逛。如今又要出洋。掉下男女不顧。你自己想想。對得住人。對不住人。來生啞口無言。半晌答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我要戀着你們母子。一件事也做不成功。那還興嗎。他娘子道。你要做甚麼事。從前文章做得不好。三更半夜。點了一盞燈。念得人都頭昏。想中什麼舉人進士。一考不中。兩考不中。

後來又學起什麼外國話來。滿嘴裏不知說些什麼。我也被你鬧得膩煩極了。誰知你的運氣好。居然中了甚麼經濟特科。我只道你從此做了官。博箇封妻蔭子。倒也罷了。誰知你又不喜做官。告什麼終養回來。既然告終養。就該終養纔是。誰知你口不應心。只知道今天上濟南。明天到上海。沒一天肯在家裏侍奉老母。既遭了這般的大事。就該回心轉意。巴結向上。叫過去的上輩。在九泉之下。也有些榮耀光彩。山東撫臺請你去。這是箇好機會。你偏回絕了。直隸總督請你去。也好得箇保舉。你又不去。隔壁王嬌娘。都對我說。你真是箇傻子。目下有田有地有銀子有妻子。正好過箇太平日子。你又要出洋。這不是傻而又傻麼。我實在生的苦命。碰着你這箇傻子。說罷。大哭不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少年賭錢深入
圈套



無賴服毒
大起波瀾



活地獄卷之七

南亭亭長著

願雨樓加評

第三十四回

少年賭錢深入圈套

無賴服毒大起波瀾

却說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有家富戶姓袁。上代也做過什麼官。到得子孫手裏。專以盤放爲事。因此他家的錢一日多一日。一年多一年。老弟兄倆。哥子叫做袁龍賓。兄弟叫做袁鳳賓。袁龍賓沒有兒子。單生一箇女孩子。嫁給清波門外一家土財主。這土財主姓王。叫王芥孫。袁鳳賓生了兩箇兒子。大的叫做袁紹芬。小的叫做袁紹芳。袁紹芬有十八九歲了。尙未娶妻子。袁紹芳不過十一二歲罷了。袁家男丁四口。餘外的就是什麼管帳的。收租的。合着家人小子。有箇十來口。袁家住的地段。遠遠近近。沒有一箇不知道他是富戶。袁龍賓袁鳳賓哥兒倆。平時不捨得喫。不捨得穿。謹小慎微的。連一步路都不敢走錯。一句話也不敢說錯。也就可以算得安分的好人了。單是袁紹芬這箇孽障。靠着蔭下之福。飯來張口。茶來伸手。而且不曉得好歹。不識得高低。袁鳳賓想要教管他。無奈妻子護着。袁鳳賓又只箇懦弱不過的。只好聽其自然。那年正月。袁紹芬

帶着錢去逛城隍山一帶。十分熱鬧。袁紹芬兩隻眼睛不夠使。只聽見那邊照牆底下。有錚錚的骰子聲音。袁紹芬家裏是從祖上到如今。無論何時。不準賭具入門的。這番袁紹芬看見人家在那裏抓骰子。喜得心癢難撓。擠上去看了一看。原來是箇擺賭攤的。俗名叫做露天賭。那擺賭攤的叫做沈七。是最壞不過的。看見袁紹芬衣服齊整。料想身上總帶有銀錢。又見他呆登登的看。必酷喜此道。嘴裏便說。下注碼啊。下注碼啊。不論多少。都可以賭得的。袁紹芬耐不住了。伸手到腰裏去。摸出一塊錢來。說押他一箇九十三。沈七偏偏擲了一箇十一點。照例彼此不輸。把錢拿回。連骰子也可不擲了。袁紹芬正在興頭上。那裏肯住。便叫道。我來趕你這箇十一點。伸手抓起骰子。嘩唧一響。擲出一箇五元寶來。袁紹芬氣得三尸神暴躁。七竅內生煙。便在身上摸出兩塊錢來。打上兩塊。又輸了。再加上三塊。三塊又輸了。不到兩分鐘時候。把帶來八九塊現洋錢。輸得精光。袁紹芬發了急。便對沈七說。你可相信我。可肯借給我。沈七看定了他的路數。知道他是箇雛兒。便說你住在什麼地方。叫什麼。袁紹芬一一對他說了。沈七一聽是袁富戶的兒子。登時滿面堆下笑來。說可以可以。請賭就是一面說。一面拿過十塊錢過來。遞在袁紹芬手中。袁紹芬贏一下。輸兩下。不多時刻。又輸光了。大凡一箇

人是越輸越急。越急越輸。何況袁紹芬這點點的小孩子。加以沈七成心想誑他一大票。儘管把錢借給他。後來借的多了。在賭檯底下取出筆硯。把帳簿撕了十幾頁。每一頁或是注上五塊。或是注上十塊。叫袁紹芬都號了押。就拿這撕下來的帳簿賭。不拿現洋錢賭了。直到日落西山時分。袁紹芬輸得和鬬敗公雞一樣。沈七數了數。統共是二百七十三塊錢。沈七問袁紹芬。賭不賭了。袁紹芬有氣無力的回道。不賭了。沈七道。既然不賭。我就要算帳了。統共是二百七十三塊錢。怎麼樣。跟到府上去拿罷。袁紹芬一想不好。倘然跟回去。一則驚動了父母。難免教訓一頓。二則家裏雖說有錢。看見年底下一捧的銀子都放三分利。放給那些過不了年的人去了。雖說二百多塊。還湊得出。然而爲數忒大。在大正月。也就爲難。左想不是。右想不是。只得硬着頭皮道。明天來拿罷。沈七道。也好也好。袁紹芬說完這句話。一步一撞的去了。沈七收拾過賭具。回到家裏。他家裏還有一箇母親。一箇老婆。一箇兒子。一箇女兒。沈七子午卯酉告訴了一遍。合家大小。指着這箇喫的。自是歡喜。等到第二天天不亮。就起來燒飯。喫飽了。一直奔到袁紹芬昨日所說的地方來。看看太早。就在袁家對門一座小茶館裏候着。兩眼不住的釘着看。恐防袁紹芬出去。跑了空。直候到太陽老高。沈七慢慢的走到袁家門